

從重「情韻」到好「高大」：論陸時雍、沈德潛詩學承變關係

張俐盈*

摘 要

陸時雍為晚明一介布衣，其詩學著作《詩鏡》刊行於崇禎年間，但在當時鮮見討論。清初王士禛雖提倡神韻說，卻不曾提及《詩鏡》。直到清中葉沈德潛的詩學著作中，屢見暗襲或引用《詩鏡》之文字。然一般討論沈德潛詩學淵源，多關注其與前後七子、王士禛及葉燮之關係，鮮少提及與陸氏《詩鏡》之關聯。有鑑於此，本文為明清批評史提供一特殊的觀察視角：首先，指出陸時雍反對過求，主張情真、韻長的審美標準，為沈氏詩學注入靈變自然之活泉；其次，沈德潛從《詩鏡》中擷取如「鞭撻海嶽」等，屬於「沉著痛快」一脈的品評語料，也彰顯陸氏神韻詩學之外的多元價值。最後，透過對重要詩家的選評比較，可知沈德潛為因應時代需求，重視雅正高大優先於神韻，從而開展出與陸時雍詩學相異的新面貌。

關鍵詞：陸時雍、沈德潛、情韻、格調、高大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From Accepting “Elegant Subtlety” to Preferring “Great Momentum”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Shiyon’s and Shen Deqian’s Poetics

Chang, Li-Ying*

Abstract

As a commoner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mainly the period of Emperor Chong Zheng, Lu Shiyon had, with less attention, published his own poetic work titled “The Poetry Mirror” (*Shijing*). Lu’s *Shijing* had never been mentioned even in the works of Wang Shizhen who held the theory of “spiritual resonance” (*shen yun* 神韻) until the middl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when Shen Deqian published a great amount of poetry writings in which some contents of *Shijing* were inherited in an implicit way or even explicitly quoted. But, as is well known, Shen’s poetic has commonly been taken as inheriting the latter seven masters, Wang Shizhen, or Ye Xie, and no influence from *Shijing* has been appreciated so far. In this regar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during *Ming-Qing* period, this article aims at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ssue mentioned above. First, it will be pointed out that it must be Lu Shiyon’s standpoint that he holds an aesthetic criterion like keeping one’s nature to be genuine (*qing zhen* 情真) or keeping one’s charm continuously (*yun chang* 韻長), which make Shen’s poetic much more vivid and natural. Second, it will be argued that Shen applies several materials from *Shijing* to his own poetic, with an aim pertaining to an achievement of pluralistic values. Last but not least, based on a comparison between selected commentary texts by several important poets, this article will point out that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his age, Shen sees the valu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of “great momentum” (*gao da* 高大) as higher than that of “spiritual resonance” (*shen yun* 神韻), and in this sense Shen can be said to walk a road different from Lu Shiyon’s poetic.

Keywords: Lu Shiyon, Shen Deqian, Elegant Subtlety, Style, Great Momentum



從重「情韻」到好「高大」：論陸時雍、沈德潛詩學承變關係

張俐盈

一、前言

陸時雍（約生於 1590 前後，卒於 1639-1644 之間），字仲昭，浙江桐鄉人，崇禎癸酉（1633）貢生。著有《楚辭疏》、《詩鏡》等傳世。其中詩學代表作《詩鏡》共九十卷，含《古詩鏡》三十六卷、《唐詩鏡》五十四卷，書前有〈原序〉與〈總論〉。¹然而陸時雍《詩鏡》在晚明似未形成廣泛回響²，究其原因，恐與名位不高，且「以罪斃獄」有關。³

¹ 今存明崇禎年間刊本、清《四庫全書》本。其中〈總論〉一篇又以「詩鏡總論」為題，收錄於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單獨傳世，流通甚廣。此外，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冊十（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省略原詩，以條列方式收錄〈總論〉、《古詩鏡》、《唐詩鏡》之品評，然疏漏甚多。近人任文京、趙東嵐點校：《詩鏡》（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亦據《四庫全書》本，但部分標點有商榷餘地。為求謹慎，本文以國家圖書館特藏明崇禎年間刊本《詩鏡》為據。

² 據筆者寓目所見，與陸時雍同時期之文人於著作中引錄《詩鏡》者，僅同樣科場無名，以諸生終老的周珽（約 1565-1647）《唐詩選脈會通評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出版社，2001年），冊 25 頁 567-592，冊 26 頁 13-39。其它多見於清代之詩話或詩集注本中，如仇兆鰲《杜詩詳註》、浦起龍《讀杜心解》、王琦《李太白詩集注》、方東樹《昭昧詹言》等。此外，明崇禎年間刊行的《詩鏡》，部分版本之封面內頁，作者遭竄改為「鍾伯敬先生彙選」，〈詩鏡敘〉後亦署名「景陵鍾惺撰」。推測書商為提高銷售量而將沒沒無聞的陸時雍，更易為當時流行的竟陵派代表鍾惺。該書現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³ 陸時雍布衣終生，曾得順天府丞戴澳敬慕，待為座上賓，後受牽連而卒於寓所。周拱辰〈陸徵君仲昭先生傳〉：「明年遊燕，大司馬范公罔卿戴公最相慕愛，延客之，仲昭踞上座，彈射其詩若文不少遜，一時聲滿長安。會罔卿以風聞有所劾，援陸為證，并逮之。繇鎮撫司下刑部，卒於繫。」並曾作詩哭悼好友，〈哭陸二仲昭（自註：時陸以非罪斃獄）二首〉其一：「猘狗啞啞踞九門，嚴霜六月不堪論。鄒陽書上君王怒，安國灰寒獄吏尊。血染蜀禽惟有怨，酒澆秦坂不消冤。雞壇騷雅春無主，欲讀招魂聲復吞。」明·周拱辰：《聖兩齋詩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頁 603、

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江蘇蘇州人。為清代康、雍、乾時期的詩壇領袖。⁴一般討論其詩學淵源，主要根據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序》所言：「先審宗旨，繼論體裁，繼論音節，繼論神韻，而一歸於中正和平。」⁵判斷其源頭有二：一是遠承明代前、後七子的格調說；二為近取清初王士禛(1634-1711)神韻詩學。⁶另一方面，沈德潛曾短暫親炙葉燮(1627-1703)，其著作《說詩晬語》頗多稱引橫山詩教之處⁷，故亦有學者撰文討論葉、沈詩論關係。⁸相較之下，沈德潛詩論與晚明陸時雍《詩鏡》之關聯，較少學者關注。據筆者寓目所及，陳昌明先生敏銳地覺察到沈德潛詩論多處襲用陸時雍的語言，其〈陸時雍與沈德潛詩論考辨〉一文，從「資料的引用」與「觀念的影響」兩方面，指出兩者的關係。⁹該文尤著重比對陸、沈詩論文字重疊之處，認為「這在學術上可能有抄襲或剽竊的嫌疑」，而於觀念之影響，多集中凸顯「兩人對《詩經》的高度堅持」。¹⁰並總結表示「陸時雍對於沈德潛詩論的影響，可能並不亞於葉燮或王漁洋，甚或更有過之。」¹¹

本文同意陳文之觀點，並嘗試在此基礎上提出新解。首先，文人取材前賢而無任何致謝說明，在古典文學中時有所見，而這某種程度也與《詩鏡》在晚明暨清初備受冷落有關。其次，若將沈德潛「資料的引用」，視為對陸氏詩學觀念的承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頁 529。

⁴ 清·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第八冊「文學類」〈詩學名家之類聚〉：「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其標宗旨，樹壇坫，爭雄於一時者，有沈德潛、袁枚、翁方綱三家。……故其時大宗，不能不推沈德潛。」(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3900。

⁵ 清·沈德潛編：《唐詩別裁集(重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重訂序，頁4。

⁶ 如陳岸峰〈格調的追求——論沈德潛對明清詩學的傳承與突破〉，《漢學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225-254。

⁷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沈德潛的《說詩晬語》，薛雪的《一瓢詩話》頗多稱引橫山詩教之處。就是不曾明言是橫山論者，亦多暗襲橫山之說。」(臺北：五南書局，2009年)，頁462。

⁸ 如徐國能〈葉燮、沈德潛詩論關係考辨〉，文末附年表表示，康熙37年(1698)沈德潛拜葉燮為師，時葉72歲，沈年26。康熙42年(1703)葉燮卒。見《興大人文學報》第47期，2011年9月，頁31-62。張健《清代詩學研究》表示：「沈德潛總結了儒家詩學的以倫理價值為核心的理論，在此基礎上他又直接繼承了七子派的格調說和王士禛的神韻說，而對錢謙益、葉燮的詩學也有所吸收，確立了性情優先，兼容格調與神韻的新詩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頁511。

⁹ 陳昌明：〈陸時雍與沈德潛詩論考辨〉，《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七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頁712-720。

¹⁰ 陳昌明：〈陸時雍與沈德潛詩論考辨〉，分別出自頁718、719。

¹¹ 陳昌明：〈陸時雍與沈德潛詩論考辨〉，頁720。

襲，如此便形成一耐人尋味的議題：陸時雍既被歸類為「神韻」¹²詩學，又何以不會為王士禛提及¹³，卻得到格調派學者的青睞？而沈德潛之揀取有何偏好，又是否別有用途？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四庫全書總目》對《詩鏡》評價極高，曰：「採摭精審，評釋詳核，凡運會升降，一一皆可考見其源流。在明末諸選之中，固不可不謂之善本矣。」又曰：「〈總論〉中所指晉人華言是務，巧言是標，實以隱刺鍾譚，其字句尖新，特文人綺語之習，與竟陵一派，實貌同而心異也。」¹⁴刻意將其與竟陵派做區隔。若再與四庫提要批評李攀龍《古今詩刪》「薰蕕互異」、「門戶之見」¹⁵，兩相對照，可知四庫館臣對《詩鏡》的高度評價，或隱含調整由明迄清，復古、反復古分頭引領的詩學風潮與弊病。而此一潛在目的，也適正反映明末兩派思潮迭起翻覆之劇。¹⁶

換言之，乾隆 38 年（1773）至 47 年（1782）四庫開館編修時，對《詩鏡》的重視已與晚明的淡漠大相逕庭。而此一落差，與詩壇領袖沈德潛著作的高度引用，恐怕不無關係。¹⁷因此，儘管沈德潛的徵引或有剽竊之嫌，然而藉其青眼提高

¹² 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第九章總結陸時雍時表示：「他於公安派吸取其自然本真的主張，於竟陵派融合其以靈動求渾樸的方法，然後在司空圖韻味說、嚴羽妙悟說的基礎上，建立了他的以神韻為宗的詩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566。

¹³ 陳英傑〈神韻前史：陸時雍《詩鏡》的杜詩批評與盛唐圖像〉已注意到此現象，表示：「有趣的是，王士禛文集和相關詩話、筆記中，對神韻說或『神韻』一詞的淵源雖富考察之興趣，卻完全不曾談及時代相去不遠的陸時雍其人其書。」見《政大中文學報》第 29 期，2018 年 6 月，頁 120。

¹⁴ 清·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卷 189，頁 1723。

¹⁵ 清·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189，頁 1717。

¹⁶ 筆者曾撰文指出《詩鏡》中對李、杜詩的批評，隱含對治復古派與竟陵派之弊端。見張俐盈：〈得其氣韻之美——陸時雍論李白古體詩的詩學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51 期，2017 年 9 月，頁 1-37。

¹⁷ 沈德潛對陸時雍《詩鏡》的引用，主要集中於《（初刻）唐詩別裁集》、《說詩碎語》等著作，成書年代分別為康熙五十六年（1717）與雍正九年（1731）。晚年重訂《唐詩別裁集》則成書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代均在四庫編修之前。沈德潛仕宦期間得乾隆禮遇，君臣唱和與御賜詩文凡六卷，詩壇聲望可謂盛極一時。乾隆皇帝於沈德潛致仕隔年（乾隆 15 年，1750）完成的御選《唐宋詩醇》，其中詩評參考《唐詩別裁集》者甚夥，亦說明沈氏在當時的影響力。有關沈德潛與乾隆皇帝之君臣遇合，可參考廖美玉〈後世變的詩人述作空間——同榜異軌的沈德潛與袁枚〉《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53 卷，2012 年 7 月，頁 43。有關御選《唐宋詩醇》與《唐詩別裁集》選本相互參酌的關係，可參考張俐盈：《清代「李詩學」研究》第二章（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8 年 11 月），頁 190-206。

《詩鏡》的知名度，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是以若回歸詩學發展流脈而言，倡導格調派的沈德潛，擷取哪些素材建構選本與詩話著作，達到至今流傳不息的影響力¹⁸，其詩學淵源為何，值得深入考察；就《詩鏡》而言，沈德潛的襲用如何突顯或反襯陸時雍詩學的多元，亦可藉此開展不同以往的啓發。有鑑於此，本文擬從神韻與格調兩層面，探討兩人詩學主張之異同，釐清沈氏潛在的詩學承襲，從而突顯陸時雍詩學之價值，希冀為明清批評史提供嶄新的觀察視角。

二、神韻：情真與韻長的追隨

《四庫全書總目》論陸時雍詩學曰：「大旨以神韻為宗，情境為主。」¹⁹實則「神韻」一詞在《詩鏡》中出現的次數並不多。²⁰《詩鏡·總論》中提及者有二：「詩之佳，拂拂如風，洋洋如水，一往神韻，行乎其間。班固〈明堂〉諸篇，則質而鬼矣。鬼者，無生氣之謂也。」²¹「五言古非神韻綿綿，定當捉衿露肘。」²¹前

¹⁸ 張健曾就沈德潛的詩學著作之影響力，提出了一針見血的評價：「從宋末以來綿延數百年的回歸傳統的思潮到這裡是一個總結，也是一個終結。此後再也沒有能夠形成一個大的回歸傳統的詩學運動」、「人們習慣於給沈德潛的詩學貼上封建詩學的標籤。但是一個矛盾的現象就是沈德潛的《古詩源》與《唐詩別裁集》到現在仍然是最流行的選本。」見氏著：《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11。

¹⁹ 清·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189，頁1723。

²⁰ 陳英傑〈神韻前史：陸時雍《詩鏡》的杜詩批評與盛唐圖像〉一文已注意此現象，其云：「四庫館臣聲稱《詩鏡》『大旨以神韻為宗』，其實陸時雍明確提到『神韻』一詞處不多，而且也很難視為一個穩定性的詩學術語。」陳文以「神韻前史」定位陸氏詩學，對本文多有啟發。見《政大中文學報》第29期，2018年6月，頁121。除此之外，早期有關陸時雍詩學的研究，多半將其歸類為神韻一脈，學位論文如羅安伶：《陸時雍《唐詩鏡》之詩學理論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高彪：《陸時雍詩學理論研究》（蕪湖：安徽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12年）等；單篇論文則如陳文新：〈從格調到神韻〉，《文藝研究》2001卷6期（2001年11月），頁68-72。陳文認為陸時雍〈詩鏡總論〉賦予神韻以獨立於格調的地位，是其與胡應麟不同，且下接王士禛神韻說的關鍵。筆者以為，陳文的觀點主要立基於〈詩鏡總論〉，且追隨錢鍾書《談藝錄》之論，其言：「明末陸時雍選《古詩鏡》、《唐詩鏡》，其〈緒論〉一編，標舉神韻，推奉盛唐，以為『常留不盡，寄趣在有無之間』。」見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1998年），頁41。若根據《詩鏡》實際詩歌之批評而論，便知此說有待商榷。本文在前賢研究基礎上，試圖結合《詩鏡》之〈總論〉與詩評，提供陸氏詩學更多元豐富的面向。

²¹ 明·陸時雍：《詩鏡》（明崇禎間刊本，出版地不詳，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特藏），〈總論〉頁2、32。此為本文主要參考版本，為免繁瑣，下文直接標注卷數、頁碼於引文之後。

者以之作為班固四言詩的對反例證，後者則用以定義五古的審美質性。兩例中的「神韻」一詞均非單獨出現，陸氏分別在其前後加上「一往」與「綿綿」，作為補足神韻所顯現的某種狀態或價值。至於實際選評作品時提及「神韻」一詞，主要出現於《古詩鏡》，共計四次，條列如下：

延之彫績滿腸，荊棘滿手，以故意致雖密，神韻不生。（宋卷 1 頁 3）

有意無神，有聲無韻，祇死語耳。〈冬節後至丞相第〉、〈別范安成〉，是不乏意而苦無佳趣，以神韻之未生也。故詩不可以力求，不可以意索，有不知然而自然之妙。（評梁武陵王紀〈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梁卷 3 頁 11）

「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淡語欲肖，第神韻未深。（評江淹〈擬陶徵君潛田居〉，梁卷 4 頁 2）

「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下句殊有神韻。（庾信〈奉和賜曹美人〉，北周頁 15）

引文皆在「神韻」前後附上「不生」、「未生」、「未深」或「殊有」，作為品鑑優劣的基準。無論是前述「神韻綿綿」，或此處「神韻未深」，「神韻」已然是以名詞作為形容詞的性質被使用，強調詩歌應做到「不可以力求，不可以意索，有不知然而自然之妙」的美學狀態。然而除了上述六則條例外，《詩鏡》中更常見將「神」與「韻」分開作為單詞使用，如引文第二則提到：「有意無神，有聲無韻，祇死語耳。」「意」與「聲」或能成就一首詩的形貌，然若缺乏神與韻的活化，使之具備某種無形的精神，充其量只是死語罷。其他如「神境」、「妙得神趣」、「氣韻」、「風韻」、「韻趣」、「韻饒」等，更常用以品鑑作品。換言之，「神韻」在《詩鏡》中尚不是一個穩定突出的概念。²²若論其詩學代表，或當以情真、韻長概括之。《詩鏡》

²² 四庫館臣謂陸時雍論詩「大旨以神韻為宗」，恐怕受清初王士禛「神韻說」影響，然以「神韻」為名似不足以清楚概括陸氏宗旨。如《詩鏡》中「氣韻」出現 34 次，遠超過「神韻」。陳英傑也提出相似的看法，其云：「館臣以降，一般常將陸時雍的詩學

云：「詩之可以興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韻也。夫獻笑而悅，獻涕而悲者，情也；聞金鼓則壯，聞絲竹而幽者，聲之韻也。是故情欲其真，而韻欲其長也，二言足以盡詩道矣。」（〈總論〉頁 20）而沈德潛詩學受陸時雍影響，亦當從情真、韻長兩方面切入。

（一）情欲其真

眾所周知，沈德潛論詩首重詩歌教化作用²³，《重訂唐詩別裁集·序》：「先審宗旨，繼論體裁，繼論音節，繼論神韻，而一歸於中正和平。」〈七子詩選序〉亦云：「予惟詩之爲道，古今作者不一，然攬其大端，始則審宗旨，繼則標風格，終則辨神韻。如是而已矣。……竊謂宗旨者，原乎性情者也；風格者，本乎氣骨者也；神韻者，流於才思之餘，虛與委蛇而莫尋其跡者也。」²⁴將審宗旨位居首列，以見其對「原乎性情」之重視。同時，對於詩人如何達此中正和平的創作手法，沈氏亦相當重視。《說詩晬語》：

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托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嘆，而中藏之歡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

25

除指出可透過託物連類、借物引懷的比興手法，隱躍傳達內心或歡愉或慘戚之情理外，「天機隨觸」尤透露了沈氏主張這些比興唱嘆，應是觸手生春，隨機自然的狀態下生發，方足以達到「其言淺，其情深也」。此一概念，正與陸時雍對「情真」的主張相近。陸氏所謂「情之欲其真」，除指內衷真情外，尤強調表現方式的去人爲化。《詩鏡》云：

宗趣定位於『神韻』，恐怕是以王士禛神韻說為基模的追溯、投射。」見〈神韻前史：陸時雍《詩鏡》的杜詩批評與盛唐圖像〉，頁 120。

²³ 清·沈德潛〈湖北鄉試策問〉：「詩者，用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非如後世所云緣情綺靡已也。」見《歸愚文鈔》卷 7，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484。

²⁴ 見清·沈德潛：《歸愚文鈔》卷 14，頁 588。

²⁵ 清·沈德潛撰，王宏林箋注：《說詩晬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頁 5。此為本文主要徵引版本，下文出現直接標注頁碼於引文之後。

詩之為道，成於未言，體裁素備，隨意興成，凡性邃者言超，情深者語奧，神理既妙，形色自生，不必臨境之安排也。（漢卷 2 頁 1）

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無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跡而情神，意近而情遠，意偽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也。（〈總論〉頁 19）

前者指出性邃者、情深者，自有其超乎尋常的精神脈理，而體裁、形色皆落於創作最後一層，不待臨境安排，自然水到渠成。後者則將「情」與「意」區隔開來，打破有意識的、謀定後動的刻畫，強調情真應是即興靈活、自然不做作的表現。故曰：「詩貴真，詩之真趣又在意似之間，認真則又死矣。」（〈總論〉頁 28）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論陸氏詩學時，引用引文第二則並解釋：「陸時雍認為情是本之自然而生的，『一往而至』，對詩人本人來說，也往往是不知其所以來而來，故行之於詩，便是若有若無，不可名狀……。意則不然，意體現了作者創作的某種主觀意圖。」²⁶此說很好地彰顯了陸氏尊情斥意之主張，然而《明代文學批評史》對於陸時雍詩學的討論，僅就〈總論〉一章而論²⁷，難免不夠周全。

若檢視《詩鏡》對歷朝詩歌的品評，將發現陸氏對於「情真」的重視，還體現在對溢出其標準的作品之包容上。如《古詩鏡》：

語致繁複，情至故自不覺。（評漢古詩〈黃鵠一遠別〉，漢卷 2 頁 11）

「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其言如蜂狂蝶亂，爭為春忙。此梁詩所謂蕩而淫也。情至不復能忍。（評梁簡文帝〈春情〉，梁卷 2 頁 13）

陸時雍一向重視詩歌「淡而旨，簡而奧」（《詩鏡》盛唐卷 10 頁 23），文辭疏淡精簡，有助於產生活潑自然、旨意奧遠的情思。然而引文所評，卻因「情至」而包容不自覺的繁瑣，以及「蕩而」。此一審美標準，亦為沈德潛所含納。《說詩碎語》云：

²⁶ 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 560。

²⁷ 第九章第三節第二小節論陸時雍時，即標明「陸時雍的《詩鏡總論》」，見《明代文學批評史》，頁 557。

〈鷓鴣〉詩連下十「予」字，〈蓼莪〉詩連下九「我」字，〈北山〉詩連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複也。後昌黎〈南山〉用〈北山〉之體而張大之，然情不深而侈其詞，只是漢賦體段。（卷上，頁 45）

沈氏引《詩經》之〈鷓鴣〉、〈蓼莪〉與〈北山〉，詩中同樣字句一再出現為例，對比韓愈〈南山〉之鋪排。前者因「情至」而掩蓋了音繁、辭複之瑕疵；後者雖沿襲〈北山〉之體，可惜「情不深」而徒然彰顯了著意鋪陳而不知節制之缺失。沈德潛以「情至」優位於文采的簡繁，無疑與陸時雍審美觀相承。

此外，也由於重視一往而至的性靈闡發，陸時雍反對在詩中敘事議論，嘗言：「敘事議論，絕非詩家所需，以敘事則傷體，議論則費詞也。然總貴不煩而至，如〈堂棣〉不費議論，〈公劉〉不無敘事。如後人以文體行之，則非也。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過因讒後重，恩合死前酬』，此議論之佳者矣。」（《詩鏡·總論》頁 26）無獨有偶，沈德潛《說詩碎語》出現了類似的一段話：

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杜老古詩中，〈奉先咏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咏懷、諸葛諸作，純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僮父面目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亦議論之佳者。（卷下，頁 383-384）

彷彿回應陸時雍的論點，這段話有兩個值得注意之處：其一，一方面肯定詩不主議論，同時也指出議論自《詩經》已有，杜詩〈奉先咏懷〉、〈北征〉等之作，實有其文學史淵源。這裡與陸時雍對話的意味相當濃厚，因陸氏在《詩鏡》中批評「少陵之不真也為意使」、「子美之病，在於好奇。作意好奇，則天然之致遠矣。」（〈總論〉頁 23、21）但也不無肯定之處，如評〈自京赴奉先縣〉：「感時憂國，披寫滿懷，此老杜獨到，想此言之非虛作。」（盛唐卷 13 頁 26）評〈北征〉：「造次情事却點染悉具，朝廷計議、途道間關、家室情事，無不具備。」（盛唐卷 13 頁 24）、「少陵〈北征〉隨情披寫」（中唐卷 10 頁 10）沈德潛便舉這些陸時雍肯定的作品，為議論詩提供轉圜的空間。其次，提出「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則純然是陸氏「總貴不煩而至」之翻版，所舉戎昱（744-800）詩例亦同。綜言之，沈德潛「審

宗旨」、重性情之主張，不乏擷取陸時雍真趣自然之情。

（二）韻欲其長

至若「韻長」，則更是沈德潛向陸時雍詩學取經之重點。何謂韻？「聞金鼓則壯，聞絲竹而幽者，聲之韻也」（《詩鏡》，〈總論〉頁 20），誠如北宋范溫《潛溪詩眼》所言：「有餘意之謂韻」²⁸，聞金鼓之餘音而知其壯，聞絲竹聲外之音而得其幽，此則為韻。《詩鏡》進一步表示：

有韻則生，無韻則死；有韻則雅，無韻則俗；有韻則響，無韻則沈；有韻則遠，無韻則局。物色在於點染，意態在於轉折，情事在於猶夷，風致在於綽約，語氣在於吞吐，體勢在於遊行，此則韻之所由生矣。（〈總論〉頁 32）

「韻」乃決定一首詩能否生機盎然、高雅響遠的關鍵。陸時雍更從物色、意態、情事、風致、語氣與體勢等各方面，細析韻之生成法則，並非以多稱能或直致取勝。而著重於以少總多，靈活變換各種表述姿態，達到若隱若現、含蓄卻蘊意豐饒的效果。其中「物色在於點染」之「點染」，引自繪畫技法，藉虛筆營造似而非似，渾然天成的效果。²⁹《詩鏡》另有言曰：

善言情者，吞吐深淺，欲露還藏，便覺此衷無限。善道景者，絕去形容，略加點綴，即真相顯然，生韻亦流動矣。此事經不得著做，做則外相勝而天真隱矣，直是不落思議法門。（〈總論〉頁 22）

言情者要能欲說還休，「欲露還藏」，使聽者浸淫於猶疑吞吐之中，深感衷情無限。道景者則最好「略加點綴」，刺激想像，使觀者著迷於設色點染，真相即呼之欲出。

²⁸ 收入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卷上「增訂」，文末註明：「此條轉錄自錢鍾書先生《管錘編》一八九（第四冊，頁 1362-1363），並據《永樂大典》卷 807 校補。」（臺北：華正書局，1981 年），頁 373、375。又，錢鍾書《管錘編》：「吾國首拈『韻』以通論書畫詩文者，北宋范溫其人也。」（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1361。

²⁹ 參考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563-564。

若能做到這樣，自有蓬勃生機奔流於字裡行間，從而生發出言外之意、象外之象，此乃所謂「生韻亦流動矣」，誠如《詩鏡·總論》所言：「詩之佳，拂拂如風，洋洋如水，一往神韻，行乎其間」（頁2）。

陸時雍對「韻」的重視，以及援引繪畫技法加強論述，在沈德潛的著作中亦可見，其〈石香詩鈔序〉云：

夫韻不可以跡象求，不可以聲響著，流於跡象聲響之外而仍存在於跡象聲響之間。此如畫家六法然，無論神品逸品，總以氣逸生動為上。蓋無韻則薄，有韻則厚，無韻則死，有韻則生。北宗之不如南宗，韻不足也。審是而詩之貴韻更可知已。³⁰

這篇序文將友人靜思之詩與張墨岑的畫並提，透過畫品的烘托，突顯韻在詩中扮演的關鍵腳色，既存於跡象聲響之間，又流盪於詩歌的形式與聲調之外。其「有韻則生，無韻則死」及「詩之貴韻」說，無論觀念上或語料上，皆可見《詩鏡》的影子。此外，《唐詩別裁集》評鄭谷〈鷓鴣〉云：「詠物詩刻露不如神韻。」³¹《說詩碎語》也舉相同例子：

鄭都官〈詠鷓鴣〉則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此又以神韻勝也。彼胸無寄托，筆無遠情，如謝宗可、瞿佑之流，直猜謎語耳。（卷下，頁354）

以刻露作為神韻的對立面，透過「胸無寄託」、「筆無遠情」之作的對比，凸顯鄭谷〈鷓鴣〉言情道景之殊勝，此與陸時雍主張「欲露還藏」、「略加點綴」，而能生韻流動是相通的。

另一方面，韻之生成尤其強調不能勉力為之，《詩鏡》云：「詩之所以病者，在過求之也，過求則真隱而偽行矣。」（〈總論〉頁23）又指出：「余嘗論大家法門，能閒而整，能寬而密，能淡而旨，能簡而奧，能無心而舉會，能不言而自至，能詳而不煩，能嚴而不迫。是故華而不靡，質而不俚。」（盛唐卷10頁23）陸時

³⁰ 清·沈德潛：《歸愚文鈔餘集》卷3，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35冊，頁151。

³¹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卷9，頁530。

雍尤其舉杜詩作為反例：「杜少陵〈懷李白〉五古，其曲中之悽調乎？苦意摹情，過於悲而失雅。〈石壕吏〉〈垂老別〉諸篇，窮工造景，逼於險而不括。二者皆非中和之則。」（〈總論〉頁 21、頁 18）失雅與不括，皆因過求而缺乏彈性與生氣，而「中和之則」另一說為「穆如清風」³²，此說直接為沈德潛所引用，茲將二人詩話並列如下：

氣太重，意太深，聲太宏，色太厲，佳而不佳，反以此病，故曰「穆如清風」。（《詩鏡·總論》，頁 16）

用意過深，使氣過厲，抒藻過穠，亦是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說詩碎語》卷下，頁 336）

陸氏所謂氣重、意深、聲宏、色厲，即指刻畫殆盡，或有意識地體現某種思想、觀點，或毫無節制地逞才鋪陳所致。相當於前述「欲露還藏」、「絕去形容」之反例。嘗云：「子美之病，在於好奇。作意好奇，則於天然之致遠矣。」（〈總論〉頁 21）又言：「少陵之不真也為意使」、「昌黎之不真也為氣使」（〈總論〉頁 23），確有其具體指涉。而沈氏一方面同意無論表情達意、抒才使氣或鋪藻設色，都應避免刻畫過度，失之餘韻。另一方面卻未承接陸氏對杜、韓詩之批評，引文這段話重複出現於《唐詩別裁集》總評王維時，以正面語氣肯定「右丞詩每從不著力處得之」。³³此外，《說詩碎語》在「穆如清風」條的下一則，進一步指出：

意主渾融，惟恐其露；意主蹈厲，惟恐其藏。究之恐露者味而彌旨；恐藏者盡而無餘。（卷下，頁 337）

從正面立論，指出創作應配合意旨調整風格，渾融者忌露；蹈厲者忌藏。然無論忌露或忌藏，皆為講求味外之旨，避免餘韻不存，此與陸氏「中和之則」說若合

³² 「穆如清風」語出《詩經·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 677-1。

³³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頁 11。事實上，陸時雍亦肯定王維詩，《詩鏡》曰：「王摩詰語多妙會，相出天成，境到神流，難以力與也。」（盛唐卷 2 頁 1）沈氏之論確有其淵源。

符節。再看具體詩歌的品鑑上，也不乏見沈德潛提出避免過求、保留餘韻的點評。如《唐詩別裁集》評劉昫虛〈闕題（道由白雲盡）〉云：

每事過求，則當前妙境，忽而不領。解此意方見其自然之趣。³⁴

所謂「解此意」之前段立論，實直接抄引陸時雍《詩鏡》：「每事過求，則當前妙境，忽而不領。古人謂眼前景致，口頭言語，便是詩家體料。」（〈總論〉頁 22）又如《唐詩別裁集》評王維五古〈觀別者〉云：「只寫別者之情，『觀』字只末二句一點自足。」³⁵則體現了以少總多的韻味。

不可否認的，在陸時雍之前，詩論家如唐代皎然、司空圖到宋代嚴羽等，皆強調詩歌表達應著重含蓄不盡，具味外味、弦外音，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因此沈德潛這方面的要求可視為對傳統意境詩學的繼承，不必然與陸氏連結。然而，透過本文揭櫫其著作中幾則與《詩鏡》相似度極高的詩話，無論暗襲或增刪化用，沈德潛採納、吸收陸時雍避免過求以見生韻流動之審美標準，斑斑可考。

三、格調：沉著痛快與雅正高大的離合

（一）神韻之外：陸、沈「沉著痛快」之品評

乾隆 28 年（1763）沈德潛重新刊訂《唐詩別裁集》，〈序〉表示：「新城王阮亭尚書選《唐賢三昧集》，取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羚羊掛角，無迹可求』之意，蓋味在鹽酸外也。而于杜少陵所云『鯨魚碧海』，韓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取杜、韓語意定《唐詩別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³⁶這段話在康熙 56 年（1717）完成的初刻本中未見，為晚年沈氏重訂時增添，又云其論詩次第：「先審宗旨，繼論體裁，繼論音節，繼論神韻，而一歸於中正和平。」³⁷當沈德潛為自己詩學定調時，一方面有意區隔王士禛《唐賢三

³⁴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頁 308。

³⁵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頁 16。

³⁶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重訂序，頁 3。

³⁷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重訂序，頁 4。

味集》，標舉嚴滄浪「沉著痛快」之一脈³⁸，同時坦言兼融王士禛的神韻說。

值得注意的是，成書於雍正 9 年（1731）的《說詩碎語》，乃至編訂於康熙年間的初刻《唐詩別裁集》，已多次引用陸時雍《詩鏡》，何以晚年定調時，卻不提及？筆者以為，可從兩個層次思考此一現象：其一，沈氏格調說本為取代王士禛主導清初詩壇而起。陳岸峰〈格調的追求——論沈德潛對明清詩學的傳承與突破〉一文表示，格調取代神韻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基於意識形態上的策略需要，而另一方面則是從藝術角度著眼。」³⁹前者係指一般咸認為王士禛主張不黏不脫的詩學，乃清初強調清真雅正的政治產物與生存哲學。⁴⁰後者則如紀昀等人為乾隆欽定的選本《唐宋詩醇》撰〈纂校後案〉時剖析：「國初多以宋詩為宗，宋詩又弊。王士禛乃持嚴羽餘論，倡神韻說以救之。」然而紀昀也表示：「士禛又不究興觀群怨之原，故光景流連，變而為虛響。」⁴¹乾隆盛世強調詩歌「攸關風教，令人忠孝節義之心，油然而生」⁴²，是以沈德潛倡議詩教的格調說取而代之，同屬因應政治需求而生。

其次，不提及陸時雍，除因他在明代名位不高外，更重要的因素，或許是沈德潛並未僅將陸氏詩學概括為「神韻」之故。前一節已談及，將陸時雍與「神韻」畫上等號，源於《四庫全書總目》，非陸氏或晚明人普遍認可之說。且《詩鏡》的結構安排上，先以人繫詩，再依詩歌體裁編次，這樣的編排方式等於兼融了復古派與反復古兩派詩選本的作法。⁴³此外，〈總論〉一章論詩依時代先後，由《詩經》至晚唐，依次品評，推崇《詩經》與漢魏六朝，貶抑中晚唐，這樣的復古詩學觀自是與性靈、神韻講究自心流出，超時空靈之概念相扞格。而《詩鏡》中對於氣格聲調的重視，如云：「詩先氣格，氣格既具，情性所到，一往遂成。」（漢卷 2 頁

³⁸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其大概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著痛快。」收入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下冊，頁 687。

³⁹ 陳岸峰：〈格調的追求——論沈德潛對明清詩學的傳承與突破〉，《漢學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243-244。

⁴⁰ 參考蔡英俊：〈詩歌與歷史：論詩史的歷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清華中文學報》第 3 期，2009 年 12 月，頁 250。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北京：三聯書店，1986 年），頁 200-204。

⁴¹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選：《唐宋詩醇》（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年），頁 3-4。

⁴² 乾隆 25 年（1760）江蘇巡撫陳弘謀奏請重刊《唐宋詩醇》時，針對推廣目的所做的論述。同上註，頁 4-5。

⁴³ 復古派如《古今詩刪》先依詩體編次，再按詩人年代排序；反復古如竟陵派《詩歸》，則以人繫詩、不標詩體。

1)「唐之勝於六朝者，以七古之縱、七律之整、七絕之調，此其故在氣局聲調之間，而精神材力未能駕勝。」(初唐卷 1 頁 1) 個別詩評如「祖詠氣格卑下，是詩家第一大病，思雖工，總不入雅。」(盛唐卷 8 頁 8) 評李白〈勞勞亭歌〉：「不必他奇，氣格聲調，高視一世」(盛唐卷 11 頁 9) 等，皆顯示他不只欣賞清遠一脈，也認同復古詩學強調的雅正格調。

另一顯著的例證是，沈德潛對《詩鏡》的繼承，並未侷限於神韻。根據筆者檢索，在沈氏著作對《詩鏡》條例的徵引中，除前一節提及的情、韻外，尚有兩則值得注意，茲並列如下：

東京氣格頹下，蔡文姬才氣英英。讀〈胡笳〉吟，可令驚蓬坐振，沙礫自飛，直是激烈人懷抱。(《詩鏡》〈總論〉頁 2-3)

激昂酸楚，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礫自飛，在東漢人中，力量最大。(《古詩源》評蔡琰〈悲憤詩〉)⁴⁴

文姬〈悲憤詩〉，減去脫卸轉接之痕，若斷若續，不碎不亂，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礫自飛。視〈胡笳十八拍〉似乎二手。(《說詩碎語》卷上，頁 109)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太白七古，想落意外，局自變生，真所謂驅走風雲，鞭撻海嶽。其殆天授，非人力也。(《詩鏡》〈總論〉頁 19)

太白七言古，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波浪自湧，白雲從空，隨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可及。(《說詩碎語》卷上，頁 185)⁴⁵

李供奉鞭撻海嶽，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為一體。⁴⁶

引文第一則沈德潛將品評對象由蔡琰〈胡笳十八拍〉，改為〈悲憤詩〉，以避免偽作爭議，其餘內容不變。第二則同步見引於《說詩碎語》與《唐詩別裁集》，特別的是沈德潛將這段品評李白七古的文字，分別運用於《唐詩別裁集》卷 6 總評李白，以及〈凡例〉為唐人七古各體風格定調時，其重視程度不言而喻。值得進一步思索的是，何以沈德潛於《詩鏡·總論》眾多個別詩家的品評中，特別抄錄這

⁴⁴ 清·沈德潛：《古詩源》(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58。

⁴⁵ 此則亦收錄《唐詩別裁集(重訂本)》卷 6，頁 183。

⁴⁶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凡例頁 2-3。

兩則？儘管蔡琰與李白二人詩作風格差異極大，然細觀沈氏抄錄的批評術語：「驚蓬坐振，沙磔自飛」、「想落意（天）外，局自變生」、「鞭撻海嶽，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可清楚發現兩者皆屬沈德潛亟欲推廣的「鯨魚碧海」、「巨刃摩天」一脈，即前文所提嚴羽標舉的「沉著痛快」。

由此可知，陸氏詩學範疇較之漁洋「神韻說」⁴⁷更廣，當沈德潛有意以格調取代神韻，卻又不能盡棄而「亦兼及焉」時，在重建復古詩學的道路上，《詩鏡》兼融格調與性靈的複合詩學，乃成爲極佳的參考依據。而上述引文太白七古的品評中，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凡例》一則論唐人七言體式，尤突顯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其全文如下：

初唐風調可歌，氣格未上。至王、李、高、岑四家，馳聘有餘，安詳合度，爲一體。李供奉鞭撻海嶽，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爲一體。杜工部沉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雜陳，千軍競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洩，爲一體。錢、劉以降，漸趨薄弱，韓文公拔出於貞元、元和間，踔厲風發，直欲上掩前人，爲一體，七言楷式，稱大備云。⁴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根據筆者檢索，僅有太白風格引自陸時雍，韓愈「踔厲風發」出自昌黎〈柳子厚墓誌銘〉，其餘杜甫等人風格皆由沈德潛自擬。據此進一步檢索，我們發現，《詩鏡》中針對杜甫所做的評論，沈德潛幾乎一概不用，卻於太白品評多加徵引。《詩鏡》是明代罕見「尊李抑杜」的選本，嘗云：

七言古，自魏文梁武以外，未見有佳。鮑明遠雖有《行路難》諸篇，不免宮商乖互之病。太白其千古之雄乎？氣駿而逸，法老而奇，音越而長，調高而卓。少陵何事得與執金鼓而抗顏行也？（〈總論〉頁19）

⁴⁷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汾陽孔文谷天胤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爲尚。』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綠條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爲學人拈出，不知先見於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18，頁258。

⁴⁸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凡例頁2-3。

王摩詰之清微，李太白之高妙，杜子美之雄渾，三者並稱，然而太白之地優矣。（盛唐卷 13，頁 6-7）

引文第二則出現於《唐詩鏡》總評杜詩時，藉太白之高妙質地貶抑杜之雄渾，甚且在王維的清微之上。有趣的是，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 6 論提到：「太白以高勝，少陵以大勝，執金鼓而抗顏行，後人那能鼎足！」⁴⁹同樣出現於總評杜甫時，同樣以「高」作為太白體格之優勢，唯將陸氏「太白之地優矣」調整為並提李杜，且以「執金鼓而抗顏行，後人那能鼎足」，抗衡陸氏「少陵何事得與執金鼓而抗顏行也」之說，其與陸時雍對話、剪裁以為己用的意味相當濃厚。

何以沈德潛僅偏擇《詩鏡》品評太白詩部分？本文以為是為了建構李白典範地位之故。沈德潛編纂《唐詩別裁集》，為「別於諸家選本」，表明「是集以李、杜為宗」⁵⁰。其中以杜詩為典範自有明代復古派可供依循，至若太白詩，李攀龍〈選唐詩序〉雖稱其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然於古體詩卻深致不滿。⁵¹因此欲確立李白的五、七言古體詩之價值，沈德潛需尋求其他詩話論述支撐。此時《詩鏡·總論》的評論，如指引般為沈氏提供定調方針。七言如前所引，推翻了李攀龍「七言古詩，……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⁵²，帶貶抑性的批評。沈德潛這則詩話稍後又為李峻《詩筏彙說》、乾隆御編《唐宋詩醇》徵引化用⁵³，其流通性

⁴⁹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頁 201。

⁵⁰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初刻本）》〈初刻凡例〉：「唐人選唐詩，多不及李、杜。蜀韋穀《才調集》，收李不收杜。宋姚鉉《唐文粹》，只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等十篇，真不可解也。元楊伯謙《唐音》，群推善本，亦不收李、杜。明高廷禮《正聲》，收李、杜浸廣，而未極其盛。是集以李、杜為宗，玄圃夜光，五湖原泉，匯集卷內，別於諸家選本。」（康熙 56 年碧梧書屋藏版，哈佛大學東亞系燕京圖書館善本古籍庫館藏），頁 1-2。

⁵¹ 《古今詩刪·選唐詩序》：「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連帶對李白擬古五言不置一詞。明·李攀龍撰，包敬弟標校：《滄溟先生集》卷 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377。

⁵² 明·李攀龍撰，包敬弟標校：《滄溟先生集》卷 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377。

⁵³ 清·李峻：《詩筏彙說》，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捌輯冊 3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760。所引與原文一字不差。乾隆《唐宋詩醇》評〈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至於（太白）七言長古，往往風雨爭飛，魚龍百變；又如大江無風，波浪自湧；白雲從空，隨風變滅，誠可謂怪偉奇絕者矣。」（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年），122a。

益發彰顯陸時雍品評之精到。

至若五古，《詩鏡》云：「太白〈古風〉八十二首，發源於漢魏，而托體於阮公。然寄托猶苦不深，而作用間尙未盡委蛇盤旋之妙。要之雅道時存。」（〈總論〉頁 18）在此之前，李攀龍以「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之故，《古今詩刪》並未收錄任何太白擬古之作；鍾惺《詩歸》評〈古風〉曰：「此題六十首，太白長處殊不在此，而未免以六十首故得名，名之所在，非詩之所在也。」⁵⁴復古派與竟陵派皆黜落之，陸時雍《詩鏡》則選錄 27 首〈古風〉，因其論詩強調「詩以婉而深，婉則多風，直則寡致」（魏卷 1 頁 1），儘管〈古風〉部分作品寄託不深，仍肯定其「雅道時存」而不欲偏廢。

無獨有偶，沈德潛論詩也強調委婉善託，《說詩啐語》云：「諷刺之詞，直訐易盡，婉道無窮。」（卷上，頁 33）其〈施覺庵考功詩序〉亦云：「詩之爲道，以微言通諷喻，大要援此譬彼，優游婉順，無放情竭論，而人徘徊自得於意言之餘，《三百》以來，代有升降，旨歸則一也。」⁵⁵因此，沈德潛承繼陸說，視〈古風〉爲阮籍〈詠懷詩〉之嫡脈，《唐詩別裁集》：「太白詩縱橫馳驟，獨〈古風〉二卷，不矜才，不使氣，原本阮公，風格俊上，伯玉〈感遇〉詩後，有嗣音矣。」⁵⁶如是，太白詩歷經明清由抑至揚的歷程，因陸時雍青眼在前，沈德潛納入詩學典範在後，其詩歌評價方獲認可無虞。⁵⁷

（二）雅正高大：陸、沈分道揚鑣之詩觀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沈德潛參考了不少陸時雍之選評，然而誠如《說詩啐語》開宗明義所言：「詩之爲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卷上，頁 1）將詩歌視爲提升學習者素養的實用目的時，其藝

⁵⁴ 明·鍾惺、譚元春：《唐詩歸》卷 15，《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5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7。

⁵⁵ 清·沈德潛：《歸愚文鈔》卷 11，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34 冊，頁 551。

⁵⁶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卷 2，頁 43。

⁵⁷ 筆者研究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李白詩歌選評時，結語指出：「李白之所以成爲沈德潛建構詩學理論的典範，源於他詩歌中『含蓄蘊藉』（深遠）與『天才奇特』（宕逸）兩個特質，其指標性意義，當由此理解。」事實上，「深遠」與「宕逸」二者，即陸時雍所論太白「雅道時存」與「想落意外，局自變生」，沈德潛受陸氏詩學啟發，於焉可規。見張俐盈：〈「得其深遠宕逸之神」：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李白詩歌選評研究〉一文，《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4 期，2014 年 12 月，頁 255-256。

術審美要求自然要讓位於溫柔敦厚之詩教，也因此終極關懷上勢必與陸時雍重視美學傾向的詩學分道揚鑣。此由陸、沈二人對太白詩的總評可見端倪：

讀太白詩當得其氣韻之美，不求其字句之奇。（《詩鏡》盛唐卷 9 頁 2）
讀李詩者，於雄快之中，得其深遠宕逸之神，才是謫仙人面目。⁵⁸

陸時雍所謂「氣韻之美」，可追溯自南齊謝赫《古畫品錄》所提出的「氣韻生動」⁵⁹，而「當得其」也彰顯其以詩歌藝術價值為優先的審美標準。沈德潛「得其深遠宕逸之神」，兼顧雅道與氣格，即強調其詩教與格調的道路。此外，陸氏「不求其字句之奇」與沈氏「於雄快之中」，「不求」與「之中」也透露了陸、沈二人對於太白矜才使氣的字句表現，接受度有別。如前所述，沈德潛肯定「太白以高勝，少陵以大勝」，陸時雍則數度提及對高、大的反對，《詩鏡》曰：

世以李杜為大家，王維高岑為傍戶，殆非也。摩詰寫色清微，已望陶謝之藩矣，第律詩有餘，古詩不足耳。離象得神，披情著性，後之作者誰能之？世之言詩者，好大好高，好奇好異，此世俗之魔見，非詩道之正傳也。體物著情，寄懷感興，詩之為用，如此已矣。（〈總論〉頁 16）

材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不則意氣立見。李太白所以妙於神行，韓昌黎不免有蹶張之病也。氣安而靜，材斂而開。張子房破楚椎秦，貌如處子；諸葛孔明陳師對壘，氣若書生。以此觀其際矣。陶謝詩以性運，不以才使。凡好大好高，好雄好辯，皆才為之累也。善用才者，常留其不盡。（〈總論〉頁 29）

詩之可以興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韻也。……後之言詩者，欲高欲大，欲奇欲異，於是遠想以撰之，雜事以羅之，長韻以屬之，倣詭以炫之，則駢指矣。此少陵誤世，而昌黎復蕙其波也。心託少陵之藩，而欲追《風》

⁵⁸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卷 6，頁 183。

⁵⁹ 南朝齊·謝赫《古畫品錄》認為繪畫有六法：「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收錄於《四庫藝術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3。

《雅》之奧，豈可得哉？（〈總論〉頁 12）

錢鍾書嘗根據第一則詩話，斷定陸氏「獨推尊右丞」。⁶⁰事實上，陸時雍並未特別標舉單一詩人，而主張各有優劣利弊。如其肯定王維之清微，然「律詩有餘，古詩不足」；欣賞太白之高妙，卻也批評他「每恃才之爲，病其不足處皆在於率，率則意味遂淺」。至若杜甫，雖批評「子美之病，在於好奇」，然亦稱賞五言律曰：「其（少陵）法最多，顛倒縱橫，出人意表。余謂萬法總歸一法，一法不如無法。水流自行，雲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設？」⁶¹若結合第二、三則詩話，可知陸氏反對高大雄辯，歸咎於杜、韓，實是爲了扭轉當時格調派以杜詩爲理想範本，彼此間互相以高、大標榜的文風。⁶²陸氏認爲真正善用才者，不應受才役使而表現過激，有違中和之則。因此一方面肯定太白「妙於神行」，卻又批「太白之不真也爲材使」（〈總論〉頁 23），評其五律「恃才一往，非善之善也。……第非律體所宜耳。」（盛唐卷 12 頁 6-7）針對陸氏的才大說，沈德潛雖不反對，卻也微調以爲己用。《說詩碎語》：

才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太白五言妙於神行，昌黎不無蹶張矣。取其意規於正，雅道未漸。（頁 167-168）

刪除了陸氏原文「不則意氣立見」，增列「取其意規於正，雅道未漸」。這樣的調整一方面回應其論詩次第，審宗旨必置於格調、神韻之上，另一方面，對於才大者如李白、杜甫、韓愈雄渾宏壯之音的肯定，也因其比起清遠的神韻，更能代表犖犖大清盛世之音。換言之，爲因應時代需求，沈德潛承繼前賢語脈之餘，終究開展出與陸時雍詩學相異的新面貌。

⁶⁰ 詳見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 129-130。

⁶¹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亦出現類似文句：「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頁 188。但也有論者認爲沈氏此說暗襲葉燮《原詩·內篇（下）》第 3 則。見徐國能〈葉燮、沈德潛詩論關係考辨〉，頁 52 註解 33。

⁶² 相關研究可參考岳進：〈明代唐詩選本中的李、杜之爭〉，《江西社會科學》，2013 年第 9 期，頁 90。張俐盈〈得其氣韻之美——陸時雍論李白古體詩的詩學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51 期，2017 年 9 月，頁 5-6。

四、小結

陸時雍與沈德潛，一生於晚明動盪時局；一活躍於清中葉盛世。一終生布衣、不耐俗人⁶³；一晚年登科、活躍詩壇。即使同樣傾心詩學，選詩立說，卻仍被概括歸類為神韻與格調二者。貌似迥不相侔的兩人，因沈德潛的著作多暗襲或調融陸說，而成爲文學批評史中，一個不能忽視的承變課題。過去學界討論沈德潛詩學淵源，多關注其與前後七子、王士禛及葉燮之關係，本文則嘗試揭示其詩學中另一潛在依據。透過本文觀察，陸時雍《詩鏡》主張情真與韻長，其反對過求的中和之則，爲沈德潛格調詩學注入天機隨觸、靈變流動之活泉。而沈德潛也從《詩鏡》中擷取品評詩歌「沉著痛快」風格之語料，尤其《唐詩別裁集》表明「是集以李杜爲宗」，如何將向爲復古派質疑的太白白體詩納入典範系統，陸時雍《詩鏡》稱賞李白「雅道時存」、「鞭撻海嶽」，爲沈氏導夫先路，其詩學價值由此得見。此外，陸時雍詩學也因沈德潛之多元吸納，而突顯其不能以王士禛之「神韻」等同概括的特質。然而，透過陸、沈二人分別主張太白詩之精隨爲「氣韻之美」與「深遠宕逸之神」，可知沈德潛重視情性與格調優先於神韻，且以李、杜之高大爲尊，終究與陸時雍反對「好大好高」之詩學，開展出相異的面貌。而沈德潛重詩教的實用詩學，正呼應乾隆盛世強調的「忠孝節義」，此一現象，亦反映詩學發展與時代政局間，交織緊密的連結關係。

⁶³ 明·周拱辰〈陸徵君仲昭先生傳〉：「仲昭髫歲穎異，試輒冠軍。性不耐俗，俗亦多避之。慷慨疏豁，不侵然諾，而簡傲自遂。」見《聖兩齋詩文集》卷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頁602。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南朝齊·謝赫：《古畫品錄》，收入《四庫藝術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宋·范溫：《潛溪詩眼》，收入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
-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辯》，收入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明·李攀龍撰，包敬弟標校：《滄溟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明·鍾惺、譚元春：《唐詩歸》，《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5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陸時雍：《詩鏡》，明崇禎間刊本，出版地不詳，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特藏。
- 明·周拱辰：《聖雨齋詩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
- 明·周珽輯：《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出版社，2001年。
-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清·沈德潛編：《唐詩別裁集（初刻本）》，康熙 56 年碧梧書屋藏版，哈佛大學東亞系燕京圖書館善本古籍庫館藏。
- 清·沈德潛編：《唐詩別裁集（重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
- 清·沈德潛：《歸愚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沈德潛：《歸愚文鈔餘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3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沈德潛撰，王宏林箋注：《說詩碎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 清·李峻：《詩筏彙說》，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捌輯冊 3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選：《唐宋詩醇》，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
- 清·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5年。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二、近人論著

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北京：三聯書店，1986年，頁200-204。

岳進：〈明代唐詩選本中的李、杜之爭〉，《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9期，頁86-91。

徐國能：〈葉燮、沈德潛詩論關係考辨〉，《興大人文學報》第47期，2011年9月，頁31-62。

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張俐盈：〈「得其深遠宕逸之神」：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李白詩歌選評研究〉，《漢學研究》第32卷第4期，2014年12月，頁229-258。

張俐盈：〈得其氣韻之美——陸時雍論李白古體詩的詩學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51期，2017年9月，頁1-37。

張俐盈：《清代「李詩學」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8年11月。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五南書局，2009年。

陳岸峰：〈格調的追求——論沈德潛對明清詩學的傳承與突破〉，《漢學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225-254。

陳昌明：〈陸時雍與沈德潛詩論考辨〉，《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七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頁712-720。

陳英傑：〈神韻前史：陸時雍《詩鏡》的杜詩批評與盛唐圖像〉，《政大中文學報》第29期，2018年6月，頁81-126。

廖美玉：〈後世變的詩人述作空間——同榜異軌的沈德潛與袁枚〉，《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53卷，2012年7月，頁33-64。

蔡英俊：〈詩歌與歷史：論詩史的歷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12月，頁239-271。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